

[美] 斯坦利·摩根培 著

MINYUN

命运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命運

MINYUN

〔美〕斯坦利·摩根 著

李扬 袁晔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李薇 杨萍

封面设计：梁伟

命 运

〔美〕斯坦利·摩根著 李 扬 袁 晔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1—115000

ISBN7—220—00466—4/I·49

定价：13.80 元

楔 子

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拐离圣迭戈高速公路驶进长滩大道，然后穿过夜色中条条空寂无人的街道，到了码头边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这里放置着许多巨型储气罐，四周用高高的铁丝网围着。汽车按计划开到一个拐角处停下，前灯熄灭。

这是辆为顾客特制的超长轿车，后排换上了一对天鹅绒的扶手椅。特别加固设计使它们能承受住硕重无比的轿车主人。

车夫是个 22 岁的小伙子，橄榄色皮肤，相貌英俊。他着一套剪裁合体的蓝条纹西服，正查看腕上的夜光金表。刚好凌晨两点。马里奥·温彻迪是个一丝不苟的青年，他崇尚准时；他知道两位乘客同样如此。

他的目光瞄向后视镜，艾伯特舅舅正在对表，满意地跟身旁的人点点头。这是他的双胞胎弟弟，两人长相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是弟弟福兰克体重少 10 磅，只有 350 磅。尽管来洛杉矶替两位舅舅干事已快一年了，他仍然对他俩的相像和肥壮的躯体感到吃惊。在此之前马里奥因盗窃罪在佛罗里达泰德县监狱服刑两年。孪生兄弟身着同样的灰色燕尾服，稀疏的黑发也相似地梳理在相似的穹盖般的头顶。在马里奥看来，他俩活像只双头巨怪，一尊 700 多磅重，奇丑无比而又凶险异常的恶神。

马里奥来洛杉矶后才第一次见到两位舅舅，让他震惊的不是他们的相貌，而是跟他们的妹妹，他的母亲的迥然差别。马里奥 14 岁时，瘦小虚弱的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。兄妹间其他巨大差异也很快显现，他的舅舅们一点没有他母亲那种内在的温柔和善良。双胞胎完全是受贪婪和野心驱使的野兽。在底特律家乡他俩被视

作死亡之神。野心和贪婪让他俩又来到加利福尼亚寻找猎物。

过去的五年中，两人谨慎行事，慢慢但顽强地挤进当地黑社会家族的上层，却没让掌握权力的大头目们感到威胁。他俩的恭敬使大头目们不太限制这对托玛西诺兄弟，只要他俩不僭权觊位。但这却不是孪生兄弟的本性所能长期接受的规矩。

当差的一年里，马里奥多次听到他俩的抱怨，知道终有一天舅舅们会挑起一番争斗。

他悟得出，今晚的幽会正是那一幕的开头。

他俩从不让他参与策划，尽管对他还算可以，提供了住宿——可并排停放三辆轿车的车房上的一套房间。然而一俟事关商务，他的血缘关系就毫无意义。他不过他们的车夫而已。马里奥并不傻，从他偷听到的谈话，从这次幽会非同寻常的时间和地点，他知道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。

他不由笑了。会见后他将知道更多的一些东西。他瞧不起舅舅们，仇恨他们对他的态度。他知道自己不会老跟着他们，他将辞行东去，纽约、芝加哥或者他们的家乡底特律。但他不会空手离开。在他们这个行道的人中，情报信息也是一种可用来讨价还价的商品；可用来交换人情，寻求地位和迁升。因此他得采取措施，为自己创造一个随时可凭调整用的情报金矿。

除了作为车夫替他们开车外，凯迪拉克轿车的清洗保养也归他管。他有足够的机会在他俩的座位下安置一部录音机，并穿过地毯用遥控装置跟他座位下的开关相连。这一个多礼拜中，他在许多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中做过许多次试验——如在高速公路上疾驶时——他俩的每一句嘀咕都能录下。在今晚的静止状态中，录音将更无问题。

在他们身后，黑沉沉的道路突然被逼近的车灯照亮。托玛西诺兄弟嘟哝着，吃力地侧身，透过后窗查看驶来的汽车。耀眼的强光近了，汽车紧贴凯迪拉克的后部停下。

艾伯特冲外甥吩咐道：“好啦，孩子，走开吧。去散散步。”

马里奥左手伸向门柄时，右手落下打开了录音机，钻出车子来到二月的寒气之中。离开凯迪拉克时他回头一望，随着短促的车门关闭声，在灯光中瞥见一个身体硕长，穿戴讲究的黑人。他头上一顶宽檐礼帽，肩披一件驼毛大衣。

那人拉开凯迪拉克的后门，钻了进去。

“绅士们……，”黑人笑着，费劲地坐入一张活动的折叠椅上，而且不得不摘下碰到车顶的礼帽。“林克·威廉姆斯听从二位的吩咐。”

托玛西诺兄弟冷冷地打量他，厌恶他的装腔做势、他的装束、他刮得泛青的下巴、他佩戴的珠宝、他的笑容——但承认他的本领。

“我们有件差事儿，”艾伯特不客气地说。

“我也这么猜，要不就不会来这儿了。”

艾伯特的手伸进宽大的外衣兜中，摸出一个胀鼓鼓的信封。他从里面取出一张4×6英吋的照片，递给黑人。

威廉姆斯打了个唿哨。“难办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福兰克问。

黑人点点头。“当然，还认识他的妻子。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。”

“你干不干？”艾伯特吼着问。

威廉姆斯咬住突出的嘴唇。“这将是一宗棘手和危险的差事儿……”

“要多少？”艾伯特气愤地问。

“这事儿得干得非同一般的仔细，”威廉姆斯坚持往下讲，不理睬艾伯特的情绪，“要不然人头就会落地。”

“我们理解这一点，”艾伯特模仿黑人的语气，“我们更赞赏你的直率。要多少？”

“5万。”

双胞胎一起发出嗤鼻声。

威廉姆斯手握门柄。“晚安，绅士们。”

托马西诺兄弟惊慌地交换一下目光。

“等等，”艾伯特说，点头表示认可，“好吧。”

威廉姆斯复归原座，又是满脸笑意。“一半现付……一半完成任务后了结。”

艾伯特心疼地从信封中抽出钞票，点出2.5万块，都是用过的票子。他递了过去，黑人把钱放进里面的兜中。

“有什么特殊要求吗？”黑人问。

“有，”福兰克咕哝道，“决不能牵连我们，要干得像是事故或别的什么。这类事儿你是专家。”

威廉姆斯笑着表示同意。“的确如此。相信我，会干得很高明。连文森特自己也不知死于谁手。”他眯缝起眼睛，有了主意，“对……就在他家里干。你们是有规矩的，对吧？”

艾伯特瞟一眼弟弟，他正咧嘴笑着，很欣赏这主意。艾伯特对威廉姆斯说：“不错，我们是有规矩。不允许把人弄死在家中。”

威廉姆斯摊开两只大手，耸耸肩。“那就太棒了，没人会去怀疑你们。不过，”他皱起眉着，“这样就会多些麻烦。也许还必须除掉一些……障碍。”

艾伯特点点头。“那儿有一个小孩和他的保姆。门口还有名警卫。老婆正在墨西哥拍部电影，但她4月份会回来参加奥斯卡颁奖。她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。”

威廉姆斯对此只挥了挥手。“请别担心这些。详细的调查是少不了的。我从来不碰运气。”

“我们也听说过，”艾伯特开口道，“所以才拿出了那叠钞票。照你的想法放手去干，威廉姆斯——只是别留下痕迹。”

“会干得既秘密又漂亮，”他许诺道，“晚安，绅士们，很高兴跟你们共事。”

马里奥一直等到威廉姆斯的罗尔一罗伊斯拐进黑暗中，才回到凯迪拉克车旁。他的手刚触到车门，艾伯特舅舅就摇下车窗叫道：“不，孩子，我们在谈话。待会儿会叫你的。”

马里奥转身走开，身子在寒夜中发颤，脸上却绽满笑容。想到他俩大象般的屁股下面的录音机，不由感到一股兴奋的热流。

第一部

童 年

贝蒂走进包比房间时，见他正跪在窗下的天鹅绒面的条凳上，越过窗外的斜坡，凝视着洛杉矶那犹如灰色海洋般的楼群。坐在窗前的他如同一尊塑像，黑发油亮卷曲；她心中骤生一股怜爱，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意。她是她的小天使，她的小金童。他真是金童儿，出生在优裕无比的家庭。像他这样可爱的孩子理应享受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。

她一生中曾照看过许多孩子，但都不配继承那些巨大的遗产。珍珠戴在了猪身上，她这样形容。那些小东西在富丽堂皇的家宅中简直无法无天，是粗鲁、傲慢的小魔鬼。但她的包比跟他们没法比，他是个天生的绅士——英俊、可爱、聪明，是个有着无限前途的小金童。

关门声将他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回到屋内。他笑了：“嗨，贝蒂。”

“你好，包比，”她纠正他的招呼用语，略含责意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噢，对，我忘了。”

她耸耸肩，穿过宽敞的卧室：“噢，对呀，噢，对呀，噢……这孩子真的不会讲国王的英语，老天爷？”

“王后的英语，”他悲戚地咕哝。

她朝他跳去，用手指捅他的肋骨：“王后的……国王的……谁

的都行，只要你会讲。”

“噢，哈哈，好痒！”他嬉戏着，模仿她的爱丁堡发音。在美国呆了这么些年，那口音一点都没改变。他觉得她的声音像有魔法，能让人高兴，激动，安静，忘忧。听到贝蒂的声音，痛苦、失望和恶梦都会消失，听她讲故事让人犹入其境；听着她的“晚安，上帝保佑你”则让人在长夜中感到安全。

他崇拜她。他的贝蒂既不漂亮也不苗条，没有他电影明星母亲那样的光彩和雍容华贵。但贝蒂的声音柔和，态度和善。他知道她爱他，她永远在身边。她一直都在他身边。

挠过痒痒，她短促地拥抱他一下，清楚长时的拥抱已让这长大了的孩子有些不自在。近来她也感觉到当他触碰到她丰满的乳房的窘迫。一个时代已经结束。他长得真快。

“我进来时你在看什么？”她望着窗外问。

他举手朝城市的方向一挥：“我的王国。”

“啊。那么我今天有幸奉陪哪位陛下？”

“亨利五世。”

她扮得十分温顺：“在海琴科特之前还是以后，陛下？”

“我赢了。难道你看不见那些法国人的尸体？”

他凝目眺望。山上满是松树和苹果树，把这儿与公路分隔开来。“当然看见了。请问陛下这是哪一年呢？”她有些恶作剧地笑着问。

孩子眯缝起蓝眼珠盘算对策。“你知道海琴科特战役的年代吗，贝蒂？”

“不巧它这会儿从我可怜的记忆中溜掉了，你得提醒我。”

“嗯，这是……”他匆匆扫了一眼腕上的小表惊叫道，嗨！这是该喝茶的时候了，贝蒂！”

她的手指又伸向他的肋骨。“小机灵，你忘了！”

“我记得！是1514年！”他大笑起来。

第一部 童年

“好极了，”她不无讥讽地说，心里直乐，“只是1514年，英国的国王是亨利八世，那是他执政的第五个年头。”

“哦。那么1415年呢？”他试探道。

“这还差不离，”她很开心地说。

“你怎么能无所不知，贝蒂？”

“那还不简单，我聪明异常呗，”她耸耸肩。

他咯咯地笑了。“不，告诉我。”

“嗯，常言道越老越聪明，既然我都活到了200多岁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”他坚持着。

她在条凳上坐下，抚平膝头的裙子，俨然是一位整洁端庄的女士。“唔，我想应感谢我父亲。他是爱丁堡的一个中学教师，没有比亚历克斯·麦格温更好学习的人了。”

他不解地望着她。“麦格温？可你姓彼得。”

“彼得是我丈夫的姓。”

“噢，我忘了。你丈夫怎么啦？”

“战争中死了。”

“噢，哪一场战争？”

她笑着拍拍他的腿。“一样一样来，年轻人——我们在讲我的父亲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他扮个鬼脸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父亲总是从学校赶回来跟我们喝茶——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我。我们围坐炉边，听他讲故事。他给我们讲国王、王后，还有著名的士兵和水手，都是在一生中做出了业绩的真人。随后他就提问，看我们是不是听懂、记住了。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历史、地理和英国文学，而我们却毫无觉察，只觉得他讲的故事动人极了。我猜那就是我为什么能记住很多事情的原因。”

他理解地点点头。“你就是这么教我的，对吗？你讲故事教我，

所以我在学校总得好分数。你是个棒极了的老师，贝蒂。”

她为他的热情而高兴。“我曾经当过教师，在英国的利物浦。”

“为什么不接着当？”

“噢……”她伤感地说，我遇见了我丈夫。他是个美国士兵。那时战争已快结束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结婚后，我先乘船来到这里，他再服几周役也将回国。可他没能回来，死在了英国。”

“嗯，你是说死在战场上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不，战争已经结束。他在欧洲作战3年，连一块伤疤也没留下……但却死于车祸，在利物浦。还有两天就该飞回美国。”

“太遗憾了。那你呢？”

“嗯，最初我茫然失措，不知怎么办。我不想回英国，我很喜欢加利福尼亚，但我不能在这里教书。所以我在拿定主意之前先当了保姆。”

他笑了。“你到现在也没拿定主意。”

她也笑了。“已过了15年，可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。”她拍拍他的膝盖。摇摇头。“不对——12年前你就让我拿定了主意。”

他很惊讶。“我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因为你在襁褓中就跟唐老鸭一样可爱。我没法拒绝这份工作。当时我不想当保姆了。当了3年保姆，我受够了小恶棍的罪，再也不想干了。这时我听说你母亲要请个保姆，我就想趁机瞧一眼安德丽妮·戴尔的小羊羔。于是我跟你相见了，命中注定我要接着受罪，直到——”她声音发涩，笑容消失，“呵，直到你不再需要我。”

他询问地看着她，有些慌乱。“贝蒂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，啊？”

她拉过他的手紧紧握住。“绝不。除非赶我走。但那时你已长大了，不会在乎喽。”

“那一天不会来的，”他肯定地说，“我永远都需要你。”

第一部 童年

她用笑容来缓解他的焦虑。“噢，你差不多是个小伙子了。再过几年，你就不希望身边陪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”见他惊恐的神色，她又说：“反正那还早。我们到时候再看吧。”

她理解他的惊慌。这些年来她对他已是不可缺少的了，与他终日形影不离——经常也是唯一的——陪伴。在贝弗利山，她这种情况毫不为奇。许多跟她同龄的女人都陷入了同样的境地，先是当幼儿的保姆，逐渐地、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养母。这些孩子很少有机会跟富贵的父母呆在一块儿。

不同的家庭自然有不同的难处。对包比而言则更是难上加难。他不仅是生活在一幢巨宅中的唯一孩童，而他母亲对加利福尼亚日渐严重的吸毒风气，怀着近乎着魔般的惧怕，十分担心包比的交友结友；同样担心的还有为赎金而来的绑架。

没法责备她，两种危险极为可能。有安德丽妮·戴尔这样的母亲和查尔斯·文特森这样富有的父亲，绑架应被视为一种必然的概率，而不是一种或然的可能，自然就需采取各种预防措施。住宅受到严格保护。每天早上包比都由车夫送到贝弗利山的曼菲尔德私立学校，下午再用专车接回。孩子如同被永远囚禁在住宅之内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避免遭人绑架。

但吸毒是另一回事。这一区域的人们近些日子一直处于震惊之中，因为发现了一些年幼的瘾君子，包比的同学中就有这种人，安德丽妮·戴尔的反应是禁止包比跟山下邻居们的小孩玩耍，戴尔对那些小孩全无好感。

“他们粗野，肮脏，缺乏教养，”戴尔在包比入学之初就对贝蒂宣布，“我不想让他跟他们来往。包比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他有远大的前程，但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培养。你对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，不能让那些山下的野小子把他带坏了，让你前功尽弃。”

于是，包比不能到住宅之外做游戏。一些孩子——经过挑选的同学——只是在诸如他的生日这种特殊的场合才被请进文森特

的巨宅；也在类似的场合，他才被准许去拜访朋友，而且每次都得贝蒂陪伴。

这种生活对贝蒂和包比都很难熬。贝蒂一天24小时都责任在身，每周7天没有一点空闲，包比放学后和假日中十分想念小伙伴，尽管他很少抱怨。

看见他在宽阔的宅内只身徘徊，贝蒂常常会感到心酸。他漫无目的地闲逛，为了能有机会开口讲话，只好跟女佣、园工或车夫为伴。

她时而见到包比一人呆在面积有5英亩大的庭院的一角，或陷于沉思，或极目眺望，或跟小鸟和小狗哈吉斯对话，要不就站在院门边，从铁栏间隙中凝视树丛中隐约可见的远处的屋顶。

包比开始上学以后，贝蒂很快又发现他常在卧室的窗边哭泣。当询问他怎么回事时，包比回答：“同学们骂我是势利鬼。说我不和他们玩，就因我母亲是影星。我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，贝蒂？吉尔摩的母亲是演员，可他能在外边自在地玩乐；比克曼的父亲是导演，他也能出门寻开心。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在电影厂、银行之类的地方上班，他们都可以互相串门，为啥对我不行？”

贝蒂曾费力解释。“我知道你很难理解，包比，但这是有原因的。嗯，你知道英国女王的家庭，对吧？她也有像你这么大的孩子……现在他们可能把自己当作普通的儿童，他们还小，还不理解他们的父母有多么重要。但人们却没把他们当普通儿童对待。查尔斯王子是王储，也就是说有一天将成为国王——而要当一名好国王，他必须接受特殊培养。他只能去特殊学校，跟特殊的人来往相交。王后当然不能让查尔斯王子去街头跟那些坏小子混在一些，对吧？”她问得包比笑了。

“在美国，”她继续道，“我们没有国王或王后，但确实有非同一般的人物。你母亲就是一位。实际上全美国的人都知道她，一眼就能认出她。你父亲也不异常，他有一家银行，跟许多非常重

第一部 童年

要的人做生意。他们的儿子和继承人，你，自然也就不是等闲之辈。你是他们的王子，如同查尔斯王子一样。有一天，你会成为你父母银行的国王，或投身政界成为加利福尼亚的州长——甚至美国总统。想想看吧！所以你必须接受特殊教育，跟特殊的人交往。因此，包比王子当然也不能上街去乱跑，对吗？”

他不太信服，而且为发觉自己的特殊有些失望。但从此以后他似乎认了命，很少要求贝蒂让他去邻居家跟别的孩子玩耍。贝蒂认为该去的场合他才去，贝蒂认为不合适的他就不去。

时间一长，他也习惯了“势利鬼”的绰号，甚至同学们更坏的恶作剧。最终连同学也自觉无聊，接受了他沉默的尊严，他就是以此来保护自己。不过谁也不喜欢他的孤癖，也没谁同情他想和大家一样的奢望。

只有贝蒂理解他王子般的苦衷。

“那么，年轻人，”她看一眼表说，“是喝茶的时候了，去洗洗手，我们一起下去。”

“有什么吃的？”他边朝浴室走边问。

“可爱的复活节星期五的好东西，”她冲他背影道，“你最喜欢的苏格兰鲑鱼。”

“太棒啦！还有呢？”

“烤小面包！”

“妙！可惜复活节每年只有一天。”

“也许你当上总统后，可下令改成每月一次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

他从浴室出来，无意识地在牛仔裤上擦着湿漉漉的手。

“我相信你当总统时会改掉这习惯，”她慈爱地抚弄他的头发，“走，下去吧。”

出门后向左，是与大厅相连的楼梯。沿宽大的红木阶梯下楼时，包比禁不住向左边的家庭小祭坛匆匆投去一瞥，有贝蒂在身

边他感到安全，才敢去看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始终惧怕这祭坛。一个人时是绝对不敢望一眼的，更不用说走进去了。非得从它面前经过时，他总是眯上眼睛逃掉。这不再被用来做祈祷的小教堂太静谧，它独具的那种静，显得比室内任何地方都更沉寂。

在他的想像中，他见到脑袋细长的人鬼正跪在地上祷告，一具穿着教师长袍的骷髅则站在讲台上，两双有骨头的手向后撑在6英尺高的木制十字架上。小屋里清新的泥土味儿，让他想到坟墓、死亡和死亡之神伸出的尖利爪子。

他但愿父亲能有计划地把它变成一间台球室。

穿过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的大厅，他用跳房的姿式代替走路，这是他用以消除对祭坛恐惧的一种办法。跳动的脚步声在巨宅中回荡。这声音立即从厨房中引出一团绒绒白毛，直扑包比。

“嘿，哈吉斯，”他招呼小巧的狮子狗。

哈吉斯摇头摆尾地跳跃，乞求抚抱。

“不行，哈吉斯！”贝蒂叫道，“包比，它正换毛，会弄你满身。下来，哈吉斯，下来！”

小狗怯生生地瞄了一眼女主人，然后转身撒腿儿开跑，在他们前边开路。

包比和贝蒂坐在平台上，从这里可见到后院的草坪。两人正吃着，男孩儿突然开口道：“不知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贝蒂溜一眼手表。“5点30……嗯，如果按计划，她该降落了……。”

包比肯首。

她知道他很兴奋，但竭力控制着，担心会出现变化。贝蒂断定他那阵儿呆立窗前就是在想念母亲，朝着城里的方向企盼着哩。自她3天前打来电话讲她复活节晚上回家，这孩子就再没想过别的。尽管他的经验告诉他，对她的任何许诺都别抱太大希望。

第一部 童年

贝蒂明白安德丽妮并非有意让他失望，经常都确有原因——通常是业务上的——使她没法如约回家。但失望从没能使包比灰心。贝蒂祈望她至少这次会按时到家。

“小面包怎么样？”她想分散他的注意力。

“棒极了；”他笑道。

他总是彬彬有礼。但她清楚他根本食之无味。

二

安德丽妮·戴尔的出现总是令人激动，哪怕是在她自己家中。一位著名的导演曾说过，戴尔就跟白黛^①一样，进入任何房间都会烧起一把大火。

在这个复活节晚上，6点30分刚过，寂寞的门廊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伴随着一串串开朗的笑声，身簇红狐皮大氅的娇艳美人儿进入宅内。

“简直不可思议，查尔斯！”她兴奋地高声对丈夫说道，他也刚好从办公室赶到家。查尔斯个子不高，肤色黝亮，衣着考究。“我没想到这次我能得到被提名的机会，今年的竞争如此激烈……你好，玛丽娅……”

从厨房出来的年轻墨西哥女佣屈膝致礼。“晚上好，夫人，欢迎回到家里。”

查尔斯·文森特脱掉蓝色外套，搁在玛丽娅伸出的手臂上。

^① 美国的著名影星。——译注